

# 选调生小杨和他的驻村故事

马慧娟

宁夏自古就是古代边防的军事要塞和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,屯垦戍边是这里最大的特色。在宁夏北部平原,有很多跟军事相关的屯垦地,大都以“堡”命名,比如赫赫有名的镇北堡,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惠安堡、红寺堡、金积堡、吴忠堡等。潮湖村曾经也叫潮湖堡,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,在贺兰山下,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军户的后代们变成了潮湖村安居乐业的农户,并坚守“拥军守土、崇文重义”这一信念。

小杨是下派到潮湖村的选调生,他之前在政府相关部门工作,从一个政策的研究者到看着政策落地落实的参与者,对于他来说,这个过程充满挑战也别具深意。所以来潮湖村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这半年,他一直奔走在潮湖村的农户家里。作为文科生,他觉得有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、自治区级的古村落保护村,一定是有自己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传承的。而村上也希望他这个“有文化的人”能挖掘整理一下村里的文化,毕竟,这里还有一个亮点,那就是陶渊明后裔的一支也落户在潮湖村。并且,这里人才辈出,有着大武口区文化发展的重要标识,也获得了很多国家级的奖项。

在走访的过程中,小杨发现陶家后裔的故事基本上不需要花费时间去挖掘整理,他们就是“文化人”,对自己家族的传承、文化保护、家谱的修订工作做得都非常细致,而且也在不遗余力地宣传着自己的文化。但潮湖村还有其他的住户,大家的文化又是什么?带着这个疑问,小杨开始了他的驻村工作。

潮湖村分为上、中、下三个庄子,在走访下庄子的时候,他发现村庄中间地带的路边,两座房屋中间空出来一部分,两座坟包突兀地立在那里。而前后左右其他的房子都是连在一起的。这让小杨很是疑惑,大家对于坟地多少还是有忌讳的,但为啥这两座坟能在村子中间堆着?小杨问一起工作的小组长,小组长瞥了一眼说,这个啊,是两位解放军的坟。这让小杨更加疑惑,两位解放军怎么安葬

在村子中间了。小组长想了想说,哎呀,埋在这里几十年了,我们小时候就有,逢年过节,村里的老人还惦记着烧纸、祭拜,大家盖房的时候也没觉得有啥,只是主动把这里空出来。你要想了解,得找村里年纪大的人去问,我们都说不太清楚,但这个事情我们大概知道。

小杨请小组长给他介绍村里谁知道,能说清楚这件事情,小组长想了想,说恐怕得找村里93岁的老大爷说,别人都说不清楚了。小杨当即就让小组长带着他去找老人。老人的年龄大了,听力不太好,但说起解放军墓,他的话就多了起来,说那是1950年的事儿,土匪郭栓子为害一方,当时就盘踞在贺兰山里面。中国人民解放军580团奉命来剿匪,当时就住在归德沟陶家大院里,村民们主动腾房让灶,让解放军驻扎。战斗打响的时候,土匪借着地形的优势掌握了主动权,给剿匪带来巨大的阻力。两名小战士不幸中枪,当时医疗条件简陋,部队联系村民把两个战士转移到潮湖村,但很不幸,他们不久就牺牲了。当时没办法,部队和当地沟通选择就地安葬,村民就在自家的地头找了块地,把两个小战士安葬了。直到剿匪工作结束,两个战士的遗骸也没有被带走,就这样留在了潮湖村。一晃75年过去了,当年参与抬两个解放军战士下山的人和安排埋葬的人都不在了,但大家守护两座解放军墓的传统一直保留了下来。老人一直安顿后辈们,他们是为了保护我们才牺牲的,都是小娃娃,背井离乡很可怜,逢年过节去拜拜,烧点纸。所以这么多年过去,潮湖村的村庄布局发生了很多变化,甚至连文昌阁都曾毁坏,但唯有这两座坟完完整整地保留至今。这让小杨内心备受震撼,似乎一下子找到了他的文化挖掘保护工作应该怎么做的灵感。

正好村上的驻村书记也听到了这个故事,两人一商量,决定去走访跟这两个解放军墓相关的人员。这个工作要赶紧做,拖得时间越久,能说清楚的人就越少。这是潮湖村历史上

第一次对村级文化的发掘整理。说到这些事情,村民们一个个开始回忆相关的人和相关的事,一些具体的细节也就开始浮现出来,谁接到的通知,谁具体去抬的他们,又是怎么安葬的,这么多年是如何管护的,有哪些人来专门祭奠过……小杨和驻村书记两个人一边走,一边整理文字稿。参与的群众都有一个心愿,说人家这两个娃娃当年为了保护我们一方的安宁牺牲了,咱们不能让人家没名没姓的,看能不能找找有关部门,把这两个娃娃安葬到烈士陵园去。年老的村民说幸亏你们来问了,要不我们走了,怕都没人知道这段历史了。

这件事也让小杨和驻村书记比较担心,因为他们做这些走访工作的时候,有人也提出了不同意见,说光凭村民说也不能判定埋葬的就是解放军,万一不是别人呢?当时两个人再三确认村民说的情况,还让讲述的人挨个按了手印,把所有的工作做扎实之后,才去大武口区武装部汇报这件事情。

武装部对这件事情也很重视,随即展开了一系列认定工作,DNA比对、寻求民间组织的帮助,以及上网多方查资料,还在两座墓中发现了军大衣、子弹、笔记本和军人相关的物证……在我去的时候,第一轮认定已经结束,现在就在等公安部的第二轮认定。

在半年的工作经历中,小杨觉得自己过得很充实,除了挖掘整理这项工作,他还去文昌阁遗址、明长城遗址、归德沟、陶家大院等地方实地调研,详细考证潮湖村的一些历史典故、人文情怀、地名的由来等。他觉得在这样一个村子里,无论产业怎么发展,乡村振兴工作怎么做,文化始终是这个地方的特色。他作为选调生,除了政策的宣传、落实,还要为乡村振兴发展助力,如若能把潮湖村的文化脉络整理清楚,借助陶渊明后裔的影响力,让这个古村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
为此,小杨多次去拜访陶瑞珍老师,听她

一遍遍讲陶氏家族的故事,他还去跟村上其他陶氏族人交流,尽力把这些工作都做到实处。

时间久了,村上的人都和小杨熟悉了起来,也愿意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他。比如大武口有个凉皮品牌叫“一棵树”,而这“一棵树”的说法就出自潮湖村,村上的老人就热情地给他讲“一棵树”是怎么回事。老人说那会没路牌,也没这么多的建筑,大家下了火车汽车要去石炭井,就问路,正好通往石炭井的方向有一棵高大的白杨树,知道的人就说,看见那一棵树了吗,直直地向东走去,就能看见去石炭井的车了。后来建筑越来越多,树在某一年也被砍掉了,但“一棵树”成了一个凉皮的品牌。

说到隆湖,老人说,隆湖和潮湖嘛,为了方便省事,就叫隆湖,两边都记着。小杨说,这些都是文化的一部分。老人说,文化不文化的我也不知道,但你只要爱听,我就给你讲讲。

这样的场景每次都让小杨很感动,他也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去记录,然后拿给老人看,确认表述得对不对。他觉得大家是有这种文化传承意识的,不管是过去的长城和潮湖堡,还是后来的文昌阁,始终在讲一种传承和守护。过去是戍边守土,现在是文化育人。从守土有责到耕读传家,很多文化脉络就在这些讲述中清晰了起来。

最让小杨受触动的是村里的陶长俊大叔,他的女儿是村里唯一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,然后又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。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姑娘很可能要留在国外,陶长俊却劝女儿回国发展,并且直接回宁夏,到宁夏大学当老师了。陶长俊觉得,学那么多知识就是要回来。

这样一桩桩、一件件地实地去听、去记录的过程中,小杨自己也收获了很多、成长了很多、见证了很多。他说,如果公安部第二轮认定的结果进一步确认事实,他想呼吁在这里建一个教育基地,把潮湖村这种代代相传的保家卫国、拥军护烈的精神讲给更多人听,也让文化的根脉能够代代相传。

## 青铜峡

夏谦

九曲黄河咆哮天,  
劈山凿石穿古峡。  
两山对峙天门开,  
百塔布阵佑万代。  
一坝雄起缚蛟龙,  
发电防洪润千畴。  
人杰地灵催画境,  
不逊江南早涝收。

## 一树桃花报春来(外一章)

尤屹峰

春,悄悄地来。  
风,轻轻掀起大地的门帘,走到床边抚醒酣睡的春心。  
没有出力劳动,冰却一层一层地出汗,光洁的面庞上汗水涔涔,鸭子心疼地去帮忙擦拭。  
向阳路边的那棵桃树,每天有踏踏的声音隐隐发出,似在跑步锻炼。  
喜鹊忽然喜欢到那棵桃树上跳来跳去喳喳叫,麻雀也都三五成群到那棵桃树上争抢着唱歌讲故事。

一个小姑娘路过桃树,踮起脚尖,用粉白的小手抚着树枝惊讶地说:呀!桃树枝上结上了这么多粉红的花苞!

一缕轻风拂过小姑娘的面颊,抚上她抚着的桃树,花苞一个个给轻风以感谢的微笑。

第二天,当小姑娘再次走到那棵桃树身旁,听到了一声整齐的走走声,抬头一看,一枝桃花稳健地走来,小姑娘兴奋得满脸笑开了花。

春天的春热热烈地到了,一树桃花笑盈盈地报春来,小姑娘可爱的笑脸映在那一枝粉红的桃花上。

## 杯中月

杯中月,这个微小又空灵的意象,是那样强有力地震荡我的想象力。

我饮酒的历史很短,没有年轻时饮酒的经历,更没有在月下饮酒的体验,那天上大而皎洁的月亮落在杯中变得那么可爱地小而醉态可人,着实让我想得入迷。

倏然,古人的诗句跳入我的脑海:“忆对中秋丹桂丛,花在杯中,月在杯中。”南宋词人辛弃疾的杯中不仅有月,还有花,这让我的想象膨胀。

并非大诗人李白爱发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”的悲古之叹,作为酒仙的他竟然连“唯愿当歌对酒时,月光长照金樽里”的小小愿望都难以实现,着实让人唏嘘。  
苏轼“山城薄酒不堪饮,劝君且吸杯中月。洞箫声断月明中,惟忧月落酒杯空”的诗让我对杯中月既有向往又生忧惧。

能在如水的月夜,不管独自还是与人饮酒赏月,尤其细赏在杯中品尝美酒醇香的皎皎的月,那会是怎样的一种闲适和惬意。

但在雪落之后,杯中酒还在,而酒中月呢,去了哪里,到哪里可以寻觅得到?

杯中月,很清亮,也很诗意;欣赏杯中月的生活很自由闲适,人生很潇洒美好,举杯赏月人的心情也是很舒惬意。

杯中月,小小意象又给了我一丝遐想:如何在空灵的意象里,将人生过得美好而实在。

## 童年的锅锅灶

马怀翠

一提到烧锅锅灶,那股混合着泥土芳香、枯枝燃烧以及土豆焦香的童年气息就会扑面而来。

小时候,家里养了一群羊,大人们忙的时候会安排我去放羊,而我一定会和同村放羊的伙伴结伴而行。我们去最多的地方,就是村子对面的南山。

对于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孩子来说,无论在什么季节放羊,烧锅锅灶都是不厌其烦的娱乐活动。我们把羊群赶上山,等它们低头吃草、状态稳定后,便开始准备烧锅锅灶。

首先,我们会选择合适的位置挖个小坑,再在坑的侧面开个灶口,然后在小坑上面用大小不一的土块小心翼翼地垒高封顶。全程必须技术精湛,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半途塌陷的情况。为了能够圆满成功,小伙伴们会齐心协力,一次又一次返工重垒。

锅锅灶垒好后,我们将捡来的干草枯枝塞进灶口,火柴一划,火苗就“噼里啪啦”蹿了起来。大家一下子兴奋起来,然而高兴得太早,土块缝隙里冲出来的黑烟把我们熏得睁不开眼。我们只能用带土的手揉揉眼睛,继续关注火势。当然,我们也不能忽略了羊群,时不时要关注它们的动态,要是哪只调皮的羊悄悄溜出了羊群,小伙伴们就会远程操控一番:捡起一块土坷垃,吆喝并吓唬着将其赶回队伍。

火候烧到到位时,垒在上面的土块会变得黑红相间。我们明白,到埋土豆的时候了。我们把事先带来的土豆丢进坑里,然后一脚踹塌那些烧红的土块,再在上面盖几块土,拍打得严严实实。最后,大家在一句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”的嬉笑声中开始耐心等待。

那时也没有钟表,全靠经验。经验老到的人凭着灶里散发出的气味判断土豆是否熟了。只听有人喊“土豆熟了”,小伙伴们便围上去,争先恐后地将盖在上面的土挖开,再用树枝扒拉着把土块与土豆分离,滚出来的土豆虽外皮焦黑,掰开却是瓢沙软糯、金黄喷香。我们边吃边吹气,两手沾满了黑灰,嘴角也沾着渣,别提有多美气了。此时,远处的羊群会抬起头看我们,似乎在说:“哦,你们也在吃草啊!”

夕阳已经把山坡染成了金驼色,山下的村民带着农具收工回家了。是啊,我们也该赶羊下山啦!于是,大家赶紧踢散火堆,将其彻底熄灭,赶着聚拢成群的羊,与落日一起慢慢下山。

锅锅灶里的土豆味儿,胜过如今许许多多山珍海味,成为我一生无法复制的美味。



玉兰含苞待晓风 佚名摄

## 盐池那碗麻辣烫

金晓丽

对于在外的盐池游子来说,时常缠绕心头的念想,就是那碗麻辣烫。

说来也怪,盐池的麻辣烫,似乎只有踩在盐池的地面上,才能真正吃出它的魂。银川也有挂着盐池招牌的店,可一尝,总觉得少了什么。唯有进入盐池地界,那一碗麻辣烫才真正对味。

我常琢磨,这麻辣烫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是怎样的底料,能熬出如此浓郁过辣、辣中透麻、麻里带鲜的汤底?又是怎样的食材搭配,让味道深深烙进记忆,叫在外的游子一想起来就魂牵梦萦。

说起它,我总跌进旧时光里。那时我在盐池一中读书,日子清苦,快乐却简单得很。每周一天的放假,我们像出笼的鸟,在街上溜溜,买点零碎,说说笑笑,而压轴的必定是一碗麻辣烫。那时觉得,什么山珍海味都比不上这一口。学校门口那几家小店,究竟施了什么魔法,让我们这些学生娃每周雷打不动地去报到。那些三两结伴的身影,满怀期待地进去,心满意足地出来,脸上洋溢着的是实实在在的幸福。

我和好友总固定去一家。有个周末,正理头酣聊的时候,班主任忽然走了进来。我一口粉刚吸溜到一半,吞也不是,吐也不是,只能鼓着腮帮含糊地喊“老师好”。老师瞧着我的窘样,笑了笑,竟打算替我们结账。我们慌忙起

身,推让几个来回,最终吃了一顿“免费餐”。从那以后,觉得严厉的老师也变得可爱起来,连他从前调侃我们“七窍通了六窍”的话,也不“记恨”了。

还有一回,和好友走在去吃麻辣烫的路上,遇见了她的一个朋友,是一个我没说过的男生,于是三个人同行去吃麻辣烫。那顿饭,他们聊得热火朝天,我却如坐针毡,只好埋头苦吃,然后莫名其妙地蹭了人家一顿。当时只觉得尴尬,哪里想得到,这个间接请我吃麻辣烫的男生,后来竟给我的人生挖了一个长长的“坑”。

青春里,还藏着一个关于麻辣烫的、未完成的心愿。我曾暗暗盼着,能和我暗恋的那个男孩一起吃一碗麻辣烫。这个念头,像枚青涩的种子,埋了整整十一年。我青春记忆里多半都是他的影子,而他却从没有注意到那个坐在角落里渺小而又平凡的我。我试图让他看到我,便努力学习。文科生的他数学和英语全年级第一,我也不甘示弱,要在语文和文综科目独占鳌头。高考成绩下来,我甚至为了追寻他的足迹,悄悄打听了他报考的大学,然后修改了志愿,报考了和他同一座城市的大学。四年里我们好像有交集,又好像没有。我们可以去对方的学校玩耍,也可以和同学们坐在一起谈笑风生。只是心里那小小的悸动,因为自己的自卑和女孩子的矜

持,深深地埋在了心里,从未说出口。后来我想,可能是因为缘分,或者是自己的羞怯,也有可能是他确实没有“看见”我,总之我们渐渐失去了联系,不再出现在彼此的生命中。青春的遗憾总是记忆犹新,我也一直记得小时候想和他一起吃麻辣烫的愿望。

如今,陪我吃麻辣烫的,竟是我当年蹭了一碗麻辣烫的男生,这下我们真真一起吃了一辈子的麻辣烫了。我们常常一起回到盐池,拉上旧时好友,直奔那熟悉的小店。吃麻辣烫的时候,我们也会聊过去,相互嘲讽。他觉得我数学没及格过,居然能考上大学,我也笑话他因为大半夜偷偷出去上网,翻越一中的栅栏时,挂破了新买的裤子……笑声伴着麻辣香味,吃进肚里,暖到心上。

吃下的是碗麻辣烫,是再也回不去的年华。那一碗里,盛着我们的友情、爱情,盛着盐池的风和阳光,盛着一段平凡却珍贵的青春。

盐池的麻辣烫,为何离了盐池就变了味?或许,秘诀从来不止在配方里。那味道里,搅着故乡水上的灵气,渗着少年时自由的风,融着记忆里鲜活的脸庞,更藏着这片土地特有的、粗犷而真挚的人情。所以,哪是真的馋那一口呢?是馋那段被这味道保鲜的旧时光,馋那一个把辣子、一把花椒就能点燃快乐的、年轻的自己,馋脚下这片叫“家”的土地。

盐池的麻辣烫,只有盐池人真正懂得。



梨花满枝头

闫馥芳 摄